剪影

那个无声的夏天

●陈明亮

那块冰，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。

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前，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赛前集训。旱地冰壶场地，被安排在体校柔道馆，在角落里掀起几行柔道垫，铺上旱地冰壶垫，就是我们的训练场。它更像是一座孤岛——九个人，各自困守着不同的残缺，在偌大的场馆里，守着这一方借来的角落。墙角还堆着柔道垫，空气中弥漫着皮革与汗水混合的气息，可就是从这方寸之地，长出了令我们一生难忘的深情。

这块场地，由我们两个队共用。我们四个是肢体组，都坐在轮椅上；他们五个是听力组。就这样，我们被命运安排在了同一块旱地冰壶的场地上。

起初，沉默是双重的。我们因着肢体的禁锢，他们因着听力的阻隔。我们困在轮椅上，他们活在寂静里。可很快，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交流。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孩子，经常帮助我们，清理赛道的活儿他们都干了，还帮我们整理冰壶。我们突然发现，一个眼神竟能传递出那么多的意思——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抬一抬眼，他们便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训练时，打完一个壶，我们也会相视一笑，那笑里是体谅、也是鼓励。那种默契，不需要语言的桥梁，是灵魂与灵魂之间最直接的抵达。我们就这样，在眼神的流转与手势的起落间，筑起了一座桥。孤岛，开始悄悄相连。

我们是这片场地上最懂得“谦让”的人。场地小，时间紧，九个人要轮换着训练。可我们谁也不愿多占一分钟。常常是这边轮椅刚退下，那边就摆手示意：“你们再来一轮。”那边听力组的孩子刚摆好冰壶，我们这边就推着轮椅往后退：“该你们了。”推来让去之间，时间像沙漏里的细沙，温柔地流淌在每个人心上。这并非客套，而是深知每一次投掷背后，都藏着一个关于证明的梦。我们都想让对方，离那个梦更近一点。

最痛快的，莫过于互为对手了。轮椅与他们的身影，在“冰道”交错。我们不仅是队友，更是对手。为了能在赛场上应对万变，我们常常互为假想敌，在简陋的场地上上演一场场“内战”。轮椅的轮子与旱地冰壶的摩擦声，和他们偶尔发出的、不成调的喊声，交织成集训岁月里最动人的乐章。这进步，不是从哪本战术手册里学来的，而是在一次次全力以赴的交锋中，从对手眼里那道不屈的光中，“偷师”来的。是的，最好的老师，往往是你最尊敬的对手。正是这些真刀真枪的交锋，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里，实现了近乎蜕变的进步。

那短短的时间里，我们似乎忘记了所有障碍，年龄差距？行动不便？交流困难？统统不存在。忘不了他们推我们在雨中奔跑，忘不了我们一起去科技馆参观。短短时间，我们看懂了许多手语，他们也能熟练地拆装轮椅、帮助我们上下车。

终于，我们一同登上了前往包头的列车。在那里，我们不再是这片简陋场地的伙伴，而是为彼此镇守阵地的战友。当我们轮椅组最终赢得金牌时，我转头看向不远处——那五个听力组的孩子，笑得比我们自己还要灿烂。他们拼命地挥手，脸庞涨得通红，眼眶里闪着光，那欢呼雀跃的样子，仿佛这荣耀是刻在他们名字上的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快乐一旦被分享，便会加倍地膨胀。

到他们决赛时，我们轮椅组已经结束了全部赛程。我们特意穿上与他们相同的那套比赛服，摇着轮椅早早来到场边。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喊着那些他们根本听不见的“加油”。可是他们看见了，看见了我们夸张的口型和挥舞的手臂，那眼中的光芒，因此而更加明亮。我们是在为他们呐喊，也是在为我们自己心中那份共同的渴望呐喊。

比赛结束的那个晚上，他们比划着说要出去逛逛。我们四个本能地退缩了，生怕自己的不便，会拖慢他们青春的步伐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：来回的路程、台阶、拥挤的人群，对于我们四个坐着轮椅的人来说，意味着太多的麻烦与拖累。于是我们摇头，打着手势说：“你们去吧，我们累了，想休息。”他们脸上的光一下子就黯淡了，可他们还是看穿了我们的心思，用手语急切地比划着，在手机上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不去，我们也不去。”那眼神里的坚定，足以融化世间最坚硬的冰。

于是，我们打了几辆车，冒着雨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城市的灯火。雨丝打湿了他们的头发，可谁也没想着去擦。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，我们的轮椅与他们活泼的身影，是那样不同，却又那样和谐。电梯里，轮椅的扶手挨着他们的手臂；商场里，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开路，时不时回头确认我们是否跟上。那晚的灯光很亮，我们的笑声很响——虽然他们听不见自己的笑声，但那种快乐穿透了寂静，感染着每一个人。我们逛着、看着、笑着，那一刻，我们忘记了训练，忘记了比赛，只记得我们是九个最纯粹的朋友。突然觉得，此时，语言是多么的苍白，无足轻重。

分别总是在意料之中，却又让人猝不及防。回到集训地，我们就地解散，九个人谁也没有先转身。那一刻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彼此。他们用手语一遍遍比划着“再见”，我们用力地挥着手。手势与目光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想把彼此留住。

我们相约，四年后还要并肩站在赛场上。可谁都知道，四年有多长，人生又有几个四年。

但我相信，有些东西是不会褪色的。就像那块简陋场地上的沙沙声，那些眼神与手势里的密码，那些为彼此流下的汗与泪，还有那晚包头的雨的味道。

我们分开了，但他们会记住我们四个人，正如我们会记住他们——活泼可爱的盈，成熟稳重的敏，温柔知性的鑫，和我一样发型的伟，还有那个总爱偷个懒的婷。

而那个无声的夏天，连同那块从未真正结冰的场地、那晚包头的雨、他们的笑脸、那九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——一起，震耳欲聋地留了下来。

史海拾遗

『老有所养』一脉相承

●钮桂云

“老有所养”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承诺。

先秦管仲提出“九惠之教”的惠民政策，政府设置专员，对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老人实行救助政策。

孔子曰：“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孟子曰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”

追溯历史，养老制度从来不是一个社会的负担，而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。

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史有据可考的官办养老机构是孤独园。公元521年，南朝梁武帝萧衍颁布诏书：“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，主者郡县咸加收养，赡给衣食，每令周足，以终其身。又于京师置孤独园，孤幼有归，华发不匮。若终年命，厚加料理。”在京师建康设立孤独园，收留孤儿和无依的老人。老人去世后，还要妥善安排后事。把养老视为国家的责任。

唐朝赡养老人推行“侍丁”和“色养”。各地寺院普遍设立“悲田养病坊”。《唐六典》规定：“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，给侍丁一人；九十，给二人；百岁，三人。”普通百姓年满八十岁，或者未满八十岁但患有严重疾病的，官府会配备一名专属照料人员。九十岁配两人，百岁老人配三人。

所谓的“色养”，指的是赡养老人不仅仅要解决温饱问题，还要在精神上给予老人关怀，和老人说话必须和颜悦色。如果有言语顶撞或不孝行为，在当时属于犯罪。

宋代养老救济制度更为完善，北宋先在京师开封设立福田院；宋徽宗时期诏令全国各州郡设置居养院，作为官办综合救济机构，收养无依孤寡老人、贫病残者。

北宋淳化四年（公元993年）二月，京城雨雪大寒。宋太宗赵炅体恤民生，想到贫苦百姓、孤寡老人难以御寒，随即派遣宫中使者，赈济京城孤老贫穷之人，每人发放一千钱，并供给米、炭。此事便是成语“雪中送炭”的历史典故来源。《宋史·太宗本纪》记载：“召赐京城高年帛，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。是日雨雪，大寒，再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、米炭。”

到了明代，官办救济机构称为养济院，全国各府、州、县普遍设置。供给标准也明文规定：“每人每日给米一升，柴薪钱三文，给布一匹，棉一斤。”《大明律》还规定：“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，贫穷无亲属依倚，不能自存，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，杖六十；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，以监守自盗论。”对于孤寡老人与重病残疾者，地方官府应当收养而不落实的，主事官吏杖六十；若克扣衣粮，则按监守自盗治罪。

明代还建立了配套保障体系，设立惠民药局为贫苦百姓提供医药救治，设置漏泽园，对无力安葬者予以官地安葬，构建起养、医、葬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。

清代保留了明代传承下来的养济院，作为官办孤老救济机构。

清代康熙年间，京师广宁门外由民间捐资建成慈善机构普济堂，收养老病无依贫民，得到康熙皇帝褒奖；雍正时期下谕，劝令各地仿效京师规制兴办普济堂，俗称“老人堂”，地方绅民为主要运营者，官府予以支持，作为养济院之外的补充救助机构。《松江府志》记载了松江普济堂的供养规制：“老民每早晚稀粥，中午干饭，自定量白米八合，午饭有蔬菜。每月初一、十五两天有豆腐制品等菜。端午节、中秋节赏钱二十文，病故，给棺材安葬钱三千文。”

从孤独园到普济堂，纵观中国古代养老救助体系，养老问题早已不再是家事，而是上升到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，成为国家大事。

同样，我们今天讨论的养老问题，国家早有立法和制度保障。毕竟，只有一个善待老人的社会，才配得上是文明的社会。



风动乌兰察布 张文杰 摄

往事如风

高低柜上层的零钱

●郭晓奇

初夏的雨未见惊雷，却也下得轰轰烈烈。

车堵在小路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闷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百无聊赖的我透过车窗看瓢泼大雨倾泻而下，雨刮似乎已经失去了作用，才扫过去，便又模糊了。突然，一辆自行车上的两个身影划开了一道光，没防备地闯进了我的视线。

骑车的老人双鬓斑白，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姥爷。坐在后座的小男孩撑着一把巨大的伞，拼尽全力举过头顶。好奇于男孩的年龄，我使劲探头，竟不自觉地被风听到了心声，它用力掀起了雨伞的一角。大伞瞬间向前倾斜，男孩的书包湿了大片，老人单脚撑地，回过头来用力扶住了男孩有些支撑不住的大伞，头顶的中山帽下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充满了慈爱，我的心跟着颤了一下，似乎看到了小时候在雨中撑伞接我放学回家的姥爷。

小时候，姥爷家有一个大大的冰柜，里面堆放着各式各样的雪糕。然而这些雪糕并不都是给我吃的，更多是卖给院子里的孩子们。每每看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，肚子里的馋虫就会像商量好了一样一拥而上，但我不会偷吃，因为姥爷说他相信我的诚实。

棕色的一毛钱，绿色的两毛钱，紫色的五毛钱，红色的一元钱，偶尔还有五元钱和十元钱。这些花花绿绿的钱币收了来，就被姥爷放在家里唯一的高低柜上层，拉上玻璃橱窗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。姥爷有时候也会推着他的自行车出去卖雪糕，一个小纸箱裹上好几层棉布，上面再盖上厚厚的毛巾，就成了一个可以撑两个多小时的小“冰箱”。姥爷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就当起了小老板。在那个一毛钱可以买一根冰棍的年代，过手几毛钱，让我心里慢慢有了自己的“小九九”。

姥爷六十多岁了，冰柜里那么多雪糕，数也数不过来，每天卖多少姥爷肯定不知道，高低柜上的钱也一定没有数……我第一次把卖雪糕的收入偷偷地装进自己的裤兜。第一天没被发现，第二天没被发现，第三天没被发现。我去买了早已计划好的五颗西瓜泡泡糖和两板拉丝糖，发现这五毛钱买来的糖竟比妈妈给的零花钱买的还要甜。

之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渐渐不满足收钱的我动起了高低柜上层的心思。我踮着脚、探着身子摸，还够不着就踩在凳子上，爬上去取。一毛、两毛、五毛、一块……有时还把花花绿绿的都来两张。我以为可以一直这样有花不完的零花钱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拿下来的，不只有心爱的钱币，还有一张字条：“希望你可以用你拿走的28块3毛钱买回你的诚实。”姥爷的钢笔字一直被大家称赞有形有力，此时，每一笔的力量都像尖刺一样扎进了我的心里。细细算来，28块3毛差不多正是我从第一次没有上交五毛钱到今天为止拿过的雪糕款。这，是姥爷每天都数过的吗？撕碎纸条，我逃也似的溜出了姥爷家。去学校的路上，天阴得像被墨汁浸透的宣纸，沉甸甸地压着，我的脸却像被阳光灼伤一样，两团燥热从颧骨蔓延到耳尖，烫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那天，放学的铃声特别刺耳，同学们走空了，我才挪开步子，拖到了门口。外面的雨很大，豆大的雨滴啪啪地打着窗玻璃，让人心慌。

家，头一次成了我不敢回去的地方。

雨点掉落在积水中，每一滴都投射着我的狼狈。多希望回到那一天，我一定把那五毛钱放回到高低柜上，一定不再偷偷去打开高低柜，可是……我一定已经成了姥爷心中最不诚实的孩子，姥爷一定不再相信我了……

脚边突然多了一双大雨靴，头顶的雨声也不同了。蓦地抬头，姥爷正站在雨中，头顶的大伞被风掀起了一角，两鬓的白发那么显眼。我慌忙低下头，害怕看到姥爷失望的眼神，我本以为，姥爷不会来的。姥爷的声音依然慈爱：“等急了吧，走，咱们回家。”

姥爷尽可能把伞放低，雨滴下来，顺着伞面滑落到积水中，没有打湿我的书包，更不会淋湿我的校服。一阵风吹过，我打了个寒战。“冷吗？”姥爷突然的询问吓了我一跳，我急忙摇头：“不冷。”“该给你拿件外套的，老糊涂喽。”我紧咬着嘴唇，用力抱紧了胳膊。

那天，回家的路特别长，雨水浸透了姥爷的半边肩膀。

那张纸条就像没出现过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，也没有人再提起，当然，我也再没有偷偷去拿高低柜上层的零钱。再有小朋友买雪糕，我还是会把钱放在高低柜上层，按颜色排好，再关上橱窗玻璃。

十六岁那年夏天的午后，病了三个月的姥爷离开了我，倾盆大雨和那天放学时一模一样，姥爷还是失望的吧。其实，我真的很想当面告诉姥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没有偷拿过高低柜上层的零钱，可是，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。

高低柜上层，零钱还是按颜色整整齐齐地排着，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，最下面露出纸条的一角。我像小时候一样，踩在凳子上，拉开橱窗玻璃……还是写着钢笔字的字条，撕碎的裂痕用透明胶带仔细粘好，下面还多了一行字：“我就知道，你是最诚实的好孩子！”

姥爷，是原谅我了吗？

姥爷，是原谅我了吧。

……

“嘀……”身后的喇叭声响起，前面的路已经通了，雨也变得温柔了许多，自行车上的两个身影早已钻出了雨幕，不见了踪影。我赶忙调整状态向前驶去，才发现太阳露出了笑脸，天边不知何时挂上了一抹虹。

（来源：白泉山书院）

诗词写意

忘书记嘱托润草原

●云林信步

殷殷嘱托润山川，款款深情沐塞边。
智算光灵驰绿电，黄旗海阔起霞烟。
优先生态千秋策，培塑清能百业鲜。
惠拂芳原云景盛，长风鼓棹启新篇。

【中吕·山坡羊】游园

●白洁

草虫琴奏，园林风透，荷花绽放香盈袖。鸟啾啾，韵悠悠，柳丝摇曳沙堤秀，画意诗情开笑口。湖，绕一周，诗，采一兜。

七律二首·倾怀

●孙义

（一）

韶华易逝亦如歌，历雨经霜岁月磨。
陋室词填金缕曲，东篱醉咏定风波。
翻书觅句吟诗苦，读史知新感悟多。
独守文心明志远，豪言壮语赋山河。

（二）

唐风宋雨韵谐和，曲配琵琶亦为歌。
好梦丝连青玉案，临池折柳忆秦娥。
珠峰一揽千山小，禹甸能容万顷波。
九派茫茫天界水，滋田沃土母亲河。